

## 摘要

金融能力是一种相对新颖的概念。金融能力的概念在 2007 年由英国财政部较早提出，指的是人们在做出自己的金融行动时能对金融相关理论知识、金融技能和动机结合起来。具有较高金融能力的人们，能对金融信息的进行预测、查找和运用，知道什么时候该出谋划策，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金融活动。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意识到加强金融能力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因此对金融能力的提升开始得到普遍关注。农村居民在金融能力方面，本身就存在一定弱质性，他们参与金融活动面临的困难更多。因此，如何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水平，在金融活动中能有效增加农村居民的参与程度，使他们更好地适应金融市场的变化，对实现更多农村居民的福祉，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首先，本文对国内外的学者有关金融能力研究进行了整理，结合阿玛蒂亚·森（Sen）的可行能力理论、玛莎·努斯鲍姆（Nussbaum）的核心能力理论、雪尔顿（Sherraden）的金融可行能力理论以及行为经济学相关理论等理论基础，对金融能力相关理论进行深入分析。

其次，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测度指标体系是在参考世界银行金融能力测度系统四大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9 年的研究数据构建的，该指标体系包括金融知识、金融技能、金融态度和金融行为 4 个一级指标；利率、复利、通货膨胀认知、经营贷款使用、运用能力、互联网金融运用、风险态度、储蓄偏好、未来规划、资金管理、长期规划以及了解金融信息变化 12 个二级指标，采用得分加总法对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发展现状进行测度，计算得出四川省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发展现状，结果表明：四川省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水平普遍不高，平均分为 6.05(总分 19 分)，在金融知识、金融技能、金融态度和金融行为等 4 方面均有体现。

接着，对影响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从年龄、性别、身体状态、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党员身份以及家庭总收入等7个方面进行考察，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党员身份以及家庭总收入等影响因素对他们的金融能力水平影响并不显著，身体状态、文化程度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影响显著。

最后，本文从重视农村居民的金融教育以及发挥政府引领作用构建合适的金融环境两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能力；农村居民；测度指标；影响因素**

# Abstract

Financial competence is a relatively new concept. The concept of financial capability was put forward earlier by the British Treasury in 2007. It refers to the combination of financial theory knowledge, financial skills and motivation when people make their own financial actions. People with high financial ability can predict, search and apply financial information, know when to give advice,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financial activities.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people realized that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capacity can help prevent financial risks, so the improvement of financial capacity began to get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terms of financial ability, rural residents themselves have a certain weakness, and they face more difficulties in participating in financial activities. Therefore, how to improve the financial ability of rural residents,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particip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financial activities, so that they can better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to achieve the well-being of more rural residen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search on financial competence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and combin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feasible competence theory of Amadea Sen, the core competence theory of Martha Nussbaum, the financial feasible competence theory of Sherraden and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In-depth analysis of financial capacity related theories.

Secondly, the indicator system for measuring the financial ability of rural residents in Sichuan province is built on the basis of referring to the four principles of the financial ability measurement system of the World Bank an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data of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and Research Center (CHFS) in 2019. The indicator system includes four first-level indicators, namely financial knowledge, financial skill, financial attitude and financial behavior. There are 12 secondary indexes including interest rate, compound interest, inflation cognition,

operation loan usage, operation ability, Internet finance application, risk attitude, savings preference, future planning, fund management, long-term plann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changes. The score sum-sum method is used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financial ability of rural residents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inancial abi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residents in Sichuan province is calc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nancial ability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in Sichuan province is generally not high, with an average score of 6.05(total score 19), which is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financial knowledge, financial skills, financial attitude and financial behavior.

Then, it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financial ability in Sichuan Province. From age, sex, physical status,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 level, party membership and total family income, seven aspects of the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s show: Factors such as age, gender, marital status, Party membership and total family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have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financial ability level, while factors such as physical status and educational level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financial ability level.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wo aspect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financial educ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and exerting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to build a suitable financial environment.

**Keywords: Financial Capability; Rural Residents; Measurement Indicators; Influencing Factors**

# 目录

<b>1 绪论</b> .....	<b>1</b>
1.1 选题背景、目的与意义 .....	1
1.1.1 选题背景 .....	1
1.1.2 选题目的与意义 .....	2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简要述评 .....	3
1.2.1 金融能力与金融能力测度的相关研究 .....	3
1.2.2 金融能力与金融行为关系的研究 .....	5
1.2.3 金融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	6
1.2.4 提高金融能力措施的研究 .....	6
1.2.5 简要述评 .....	8
1.3 内容安排 .....	8
1.4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10
1.4.1 研究方法 .....	10
1.4.2 研究思路 .....	11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12
1.5.1 创新之处 .....	12
1.5.2 不足之处 .....	13
<b>2 金融能力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b> .....	<b>14</b>
2.1 金融能力概念界定 .....	14
2.2 金融能力理论基础 .....	15
2.2.1 Sen 的可行能力理论 .....	15
2.2.2 Nussbaum 的核心能力理论 .....	15

2.2.3 Sherraden 的金融可行能力理论 .....	16
2.2.4 行为经济学相关理论 .....	17
<b>3 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b>	<b>19</b>
3.1 世界银行金融能力测度框架及借鉴 .....	19
3.2 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20
3.2.1 构建金融能力测度指标体系应考虑的特殊因素 .....	20
3.2.2 四川省农村居民对金融信息的需求现状 .....	21
3.2.3 金融能力指标体系 .....	22
<b>4 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测度 .....</b>	<b>26</b>
4.1 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	26
4.2 测度方法 .....	28
4.3 测度结果分析 .....	28
<b>5 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b>	<b>33</b>
5.1 影响因素分析 .....	33
5.2 模型选择 .....	35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36
5.4 方差膨胀因子检验 .....	37
<b>6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b>	<b>39</b>
6.1 研究结论 .....	39
6.1.1 四川省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水平较低 .....	39
6.1.2 文化程度因素、身体状态因素对金融能力水平影响明显 .....	40
6.2 对策建议 .....	40
6.2.1 加强对农村居民的金融教育 .....	40
6.2.2 适宜外部金融环境的构建 .....	42
6.3 研究展望 .....	43
<b>参考文献 .....</b>	<b>45</b>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目的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金融能力是结合了人们在做出行为时对自己财务状况的掌握、运用以及动机，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比较新颖的概念。英国和加拿大的学者率先采用了“金融能力”(Financial Power)的概念，来形容个人在做出金融决策时表现出的自信心、干劲以及经营个人财富时所具备的个人金融知识的结合。2004年，英国人民政府开始认识到，国民消费者对金融相关常识的理解能力较差、缺乏对金融决策的信心、金融技能不强以及个人金融活动的效用不能有效发挥等问题，并于2005年对该国居民的金融能力现状进行评估，开始有计划、有核心地普及民众的相关金融知识。与此同时，2008年全面爆发的引发金融危机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使人们深刻认识到金融风险产生的深层原因，关注到人们的金融能力低、缺乏对风险的识别能力、对金融相关的产品认识不足等因素，都会造成金融风险的上升。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多数国家在学术界对其研究日益深入的同时，也开始重视人们金融能力的培养。在2009年签署的《致总统年度报告》中，Schuchardt 美国金融素养顾问委员会主席指出：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市场动荡，要求美国居民的金融素养必须有所提升，尽管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美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但居民的金融素养不足却是不容置疑的一大因素<sup>[19]</sup>。

在2013年的一次金融知识普及活动中，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王华庆曾提到：对消费者进行金融教育，普及金融知识，应该是在2008年全球范围内爆发的金融危机之后，应该引起重视的。金融教育既是防范和保

护金融安全的重要工作，也是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框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金融教育也逐渐延伸至农村居民，部分学者逐步开始关注提高农村地区的金融教育问题，以及如何发展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强化农村金融服务，探索以适合乡村特点及需求的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兴。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重视“三农”问题，并将“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作为一项重要内容首次单独列出。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关注“三农”问题，文件提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三农”工作中的重要论述，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进展，全面推进农村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农业强国建设开好局起好步。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和金融产品的复杂化，给农村金融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挑战。本文主要测度四川省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发展现状，并对其金融能力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提升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水平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助力乡村振兴。

### 1.1.2 选题目的与意义

#### 1.1.2.1 选题目的

2022 年底 2023 年初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约有 4.9104<sup>1</sup>亿人生活在乡村，所占比例为 34.78%。所以更多的学术研究转移到农村，重视农村的发展，这对于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维护我国的社会稳定、推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本文采用的数据根据 2019 年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实地调研资料整理而成，以四川省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了解他们的金融能力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关措施，以提高四川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水平，促进四川农村市场经济发展。

过去几年我国金融机构和基础设施逐渐在完善，金融市场发展也较快，但农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能力受自身金融能力水平的约束，金融参与的“可行性集合”过小，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不足，无法充分运用当前的金融资源和服务。使农村居民对金融产品和服务有更好的理解和运用，拓展其金融

---

<sup>1</sup>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行为的“可行性”，增强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并积极参与金融活动，增强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发挥出农村金融市场的价值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实现乡村振兴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 1.1.2.2 选题意义

##### (1) 理论意义

当前的研究多以居民金融素质的探讨为主，而对金融能力的研究相对较少。到目前为止关于金融能力的研究还在摸索阶段，尤其是对农村居民金融能力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归纳，探索制定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科学测度工具，建立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测度指标体系，进一步丰富关于农村居民金融能力研究。另一方面，从金融能力相关理论和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对农村居民的人口特征、受教育程度等影响金融能力发展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促进农村居民金融能力的发展。

##### (2) 现实意义

一是通过对当前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发展现状的研究，构建了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水平测度指标，为今后在省内外建立更完备的不同区域金融能力研究提供参考。二是有针对性分析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普遍文化教育不足及外部适宜的金融环境缺失，完善农村居民金融知识的教育，提升其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健全农村金融市场大环境，促进农村金融机构创新发展，发挥出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为提升四川省农村居民发展金融能力水平提出相关性的对策和建议，逐步改善农村金融不平衡状况，加大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效用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为农村金融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简要述评

### 1.2.1 金融能力与金融能力测度的相关研究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存在混用金融能力和金融素养的问题，大部分集中在金融素养方面的研究。许多学者普遍认为，金融素质是指在知识、技术、行为和态度等多重作用下，为实现金融效益而做出合理的金融决策。而关于金融能力的研究在 2007 年由 Atkinson 首先指出，金融能力的范围包括理财能力、事先规划能力、具备选择金融产品的能力以及获取信息建议的渠道等<sup>[2]</sup>。Johnson（2007）等人将金融素养与金融能力进行对比分析得出，金融能力范畴相较于金融素养范畴将更全面，金融能力的界定应包括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和运用金融产品的技能、具备金融相关知识和接触金融产品的途径<sup>[12]</sup>。但国外学者对金融能力这一概念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现有的概念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重视知识的机会理论，即注重对金融知识的教育和重视对外部金融环境的营造。如：Sherraden（2013）研究认为，金融能力应当涵盖内在能力和外部环境，即重视对个人内在能力的培养和外部金融环境的构建<sup>[20]</sup>。Friedline（2016）利用 2012 年美国国家关于金融能力研究的数据，将金融能力定义为金融教育(Financial Education)与储蓄账户可得性（Availability of Savings Accounts）的组合<sup>[7]</sup>。Chowa（2014）将金融能力定义为内在能力与外部环境的结合。内在能力包括金融教育水平、个人受教育程度和经济的能力大小；外部环境包括与金融机构的距离、金融机构规则的简便性以及是否存在非正规储蓄机构等方面<sup>[4]</sup>。二是知识作为一种行为理论，该理论概念与金融素养这个概念定义相似，即个人能够达到金融福祉的知识与行为。如：Lusardi A.（2006）评价美国人金融能力的四个角度：是否收支平衡，是否提前规划，金融产品的选择管理，金融知识，金融技巧<sup>[15]</sup>。

学术界对金融能力的测量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测量框架，学者所使用的测量指标和方法也因研究对象和数据的差异而存在差异。由 Lusardi A(2006)提出的目前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金融素养测度方法，具体通过利息的计算能力、对通货膨胀认知的掌握程度和风险识别的技能三个问题进行考察<sup>[15]</sup>。从测度维度看，吴志明等（2019）在参考了金融素养的测度方法，分别用金融知识和金融行为两个维度对样本的金融能力进行分析<sup>[41]</sup>。在这两个维度的基础上，李明贤、吴琦（2018）<sup>[32]</sup>、Luo Y, Zeng L.（2020）<sup>[13]</sup>将金融能力的测度中增添了金融态度这一测度指标，金融能力的测度指标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谭燕芝等（2019）在研究金融能力中重点考虑了金融服务这一指标，构建了金融知识的可得性、教育信息的可得性、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三个维度的测度体系<sup>[35]</sup>。

### 1.2.2 金融能力与金融行为关系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关于金融素养、金融知识、金融行为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较为普遍，其中以投资、风险控制、理财等金融行为为主。关于金融行为研究主要围绕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金融素养的提高对市场主体金融行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如：胡振（2017）研究表明，提高居民家庭的金融素养，对居民家庭制定清晰的金融规划具有积极影响<sup>[30]</sup>。通过对吴卫星（2018）等人的研究发现，金融水平较高的居民家庭相较于金融水平较低的家庭其资产组合更为多样化，显著增强了投资组合的有效性<sup>[39]</sup>。二是金融素养会对居民家庭风险控制产生一定的影响。何学松（2018）等相关研究指出，农村家庭的参保意愿随着金融素质的提高而大幅提高，将会有更多的农村居民有更强的意愿进行家庭资产的风险管控，农村居民参保种类将会更多<sup>[29]</sup>。Lusardi（2016）以美国的居民作为研究样本对金融素养进行分析，其研究表明，金融素质的提高可以增加居民的计划可行性，例如：为将来的养老做提前的规划，乐于参与养老金中来<sup>[16]</sup>。第三，金融素养对家庭资金的筹资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如：尹志超等（2014）研究发现，具备较高金融素养的居民家庭对信用有较高要求，也会积极参与正规的资信活动，对家庭资产进行投资理财<sup>[43]</sup>。

与金融素质相同，金融能力对居民家庭一系列的金融行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吴雨等（2016）认为具备较高的金融知识的居民家庭资产结构更加合理，其金融知识的提高将对家庭财富起到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会加大对金融资产投资的力度<sup>[40]</sup>。王正位等（2016）的研究表明，金融知识的提升关系着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对金融知识的掌握程度可以让低收入人群跨越贫困陷阱，从而达到更高收入阶级的目的<sup>[37]</sup>。谭燕芝等（2019）的研究表明，居民家庭做出合理的储蓄计划，能有效减少金融行为的沉没成本，能分散较大的金融风险，这些都需要居民家庭具备较高的金融能力<sup>[35]</sup>。Luo Y、Zeng L.（2020）研究显示，居民掌握的金融知识越多，在推动居民家庭创业产生积极

影响的同时，也将为家庭创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从而做出更好的金融决策<sup>[13]</sup>。

### 1.2.3 金融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相关研究显示，金融能力的发展与个人因素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性别会影响理财能力。如：Chen、Volpe（2014）研究发现，女性金融能力显著低于男性，进而导致女性在金融福利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sup>[25]</sup>。文化程度对居民金融能力影响呈现正相关。如：朱涛等（2015）认为，居民的文化程度提高了，对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接受度就会提高，对金融市场的参与度就会增加，他们的金融能力也会逐渐加强<sup>[47]</sup>。婚姻状况会居民家庭的金融能力产生影响。如：边瑞云（2019）发现，已婚者在家庭责任感方面会承担得更多，对金融能力的提高也会更加重视，因此金融能力相对于未婚人士来说要高出不<sup>[27]</sup>。尹志超等（2014）的研究表明，居民家庭的婚姻状态对金融能力不会有一定的影响，但身体健康的居民对金融需求比较明显、更容易参与金融市场，他们的金融能力会明显提升<sup>[37]</sup>。朱雪明（2019）等指出，农村居民在网络推广过程中，可以更多地接触金融资讯，逐步强化对不同类型理财产品的选择能力，促使其金融能力的发挥<sup>[48]</sup>。家庭收入水平对居民家庭金融能力的影响，如：王宇熹、范洁（2015）研究认为，高收入居民家庭的金融能力会更强，对家庭资产进行更好的金融规划，对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也会更好<sup>[36]</sup>。张欢欢和熊学萍（2017）认为，除了个人因素外，父母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转移自己的金融知识和金融技术，居民的金融知识和金融技能也会通过外部环境传播出去<sup>[46]</sup>。

### 1.2.4 提高金融能力措施的研究

#### 1.2.3.1 提高金融能力价值的研究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增强金融能力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学习金融相关知识，研究普及金融教育的有关措施。Braunstein and Welch（2002）的研究发现，金融能力可以培养，在金融能力方面可以帮助居民进行培训，同时对提高收

入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sup>[3]</sup>。Hastings（2012）通过研究也认为金融教育与居民收入呈正相关关系，随着金融教育力度的加大，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显著提高<sup>[9]</sup>。Lusardi and Mitchell（2010）调查显示，在学校教育系统中接受过专业金融知识教育的被调查者或在公司接受过相关金融知识训练的被调查者，其金融能力比未受过系统训练的被调查者要高<sup>[14]</sup>。Allmark 和 Machaczek 在 2015 年的研究中，认为金融能力的改善不仅可以直接提高人民金融福祉，也是能间接增进人民身体健康的一种能力，但由于金融能力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面较广，在较短时间内通过大量金融知识的培训，促使金融能力得到快速提升是难以实现的，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培养才能发挥金融能力效用<sup>[1]</sup>。

多项国内研究显示，居民个人受教育水平与金融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如：陈耕（2016）<sup>[28]</sup>、余文建（2017）<sup>[44]</sup>研究认为，通过教育可以增强消费者对金融相关知识的理解能力，促使消费者正确、高效地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但毛泽强（2017）以青海省为例，在《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中研究认为，教育对金融素养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指出可能是由于不同学者在地域上的差异，导致了教育对财务素养的不同影响<sup>[34]</sup>。马双、赵鹏飞（2015）通过学校来开展系统性的金融知识教育。在学校的课程安排中，应着重扩大与金融有关的知识比例，以课程内容促进金融知识的教育<sup>[33]</sup>。焦瑾璞（2015）认为，建立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机制、反馈机制、成效考核机制，对于帮助金融教育工作顺利开展，避免重复教育，造成教育资源浪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sup>[31]</sup>。张号栋、尹志超（2016）在《金融知识与中国家庭的金融排斥实证研究》中认为，将培训的金融技能与居民的实际金融需求相衔接，促使他们学以致用用的同时，也能将网络平台作为传播金融知识教育的渠道<sup>[45]</sup>。

二是创设有利外部金融条件的研究。Dixon（2006）从行为和心理维度进行分析得出，面对众多不同的选择，人们往往很难速战速决地做出自己的决定，相反，如果面对更简单的选择，人们会更容易做出某种决定，所以他提倡金融机构应该创新一种能够促进人们购买的简单、方便的金融产品。Dixon 同时指出金融教育的增多，会让大家在金融方面有更好的决策。如果说金融教育的改进并不能让人们把金融知识转化为更好的金融决策，那么，金融能力与人们现实生活中金融产品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这就需要金融机构为减

少这条“鸿沟”而对金融产品进行优化、创造有利的金融条件<sup>[5]</sup>。Meier(2010)研究认为,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储蓄手段的创新,对此前遭受金融严重排斥的居民家庭,帮助其塑造金融能力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建议和指导<sup>[23]</sup>。Murray(2011)认为,对于金融机构提供的不同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有时也需要“金融建议”进行优劣比较,而获取金融建议往往需要较高的费用,因此金融建议向农村居民延伸的难度较大<sup>[17]</sup>。Sherraden(2013)认为,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顾问、金融建议服务,可以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可替代的金融产品,在帮助个人金融行为的同时,将可能发生的、能够创造更多金融效益的金融行为落实到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中,建立对金融产品的态度,而政府在帮助个人金融行为方面提供的金融服务,则可以创造出更多的金融收益<sup>[20]</sup>。

### 1.2.5 简要述评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金融素养与金融能力还存在混用的状态,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学者的文献资料整理发现,学者们普遍认为,金融知识、金融行为、金融态度和金融服务可得性等方面均应涵盖在金融能力测度体系中。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对人们的金融行为,金融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而金融能力的提升对居民家庭的一系列金融决策等行为能起到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促进家庭资产结构更加合理、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制定更合理的储蓄计划和金融决策等方面。对影响金融能力因素主要从性别、文化水平、婚姻状况、家庭收入及外部环境等开展研究。学者在提高居民金融能力措施研究中,一方面主要聚焦增加金融知识教育来提升金融能力,使居民能够将系统性金融知识运用在日常生活的金融决策、金融行为中来。另一方面,重视外部金融环境的建设,优化金融产品与服务,提供金融指导、建议,使居民能够在复杂的金融环境中积极参与,为农村金融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 1.3 内容安排

本文主要围绕对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测度指标上共选取 4 个一级指标和 12 个二级指标，在参考世界银行金融能力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四川省农村地区较低的金融需求现状，计算得出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发展现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为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提升提供政策制定和发展方向的参考依据，助力四川农村地区实现更多福祉。全文共分 6 章，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 1 章绪论部分。本部分将介绍此课题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简明扼要地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文献并及相关的论文评述，再次就论文的内容安排、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等内容进行阐述。

第 2 章定义金融能力的概念与理论基础。本章对金融能力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并介绍了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的可行能力理论，核心能力理论，金融可行性理论，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第 3 章构建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指标体系。本章在借鉴世界银行金融能力测度指标体系的四大原则基础上，从金融知识、金融技能、金融态度、金融行为四个维度，结合四川农村居民日常金融需求特点，设计了测度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发展现状的 12 个问题。

第 4 章对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进行测度。本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2019 年度实地调研数据构建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测度指标，测度有效样本数量共计 846 个，随后采用得分加总法计算出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发展现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总分 19 分）在四川省农村居民中的平均分为 6.05，得分较低。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农村居民对储蓄金融知识掌握不够，金融技能运用不强，对金融态度较保守、防范金融安全防范意识薄弱以及金融行为没有进行很好的规划。

第 5 章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影响因素分析。本章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年龄、性别、身体状态、婚姻状态、文化程度、党员身份及家庭总收入等七个维度对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发展的影响情况展开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党员身份、家庭总收入因素对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影响不大，身体状态和文化程度因素对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有显著影响。

考虑到选择的影响因素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的问题，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的方法，来测试选择的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multicollinearity)。

第 6 章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在金融能力相关理论基础以及实证分析成果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的对策和建议。主要围绕两个角度提出对策建议：一是加强对农村居民金融教育层面，在基础教育体系中融入金融教育、全面推动金融教育的建设、采取差异化的金融教育、推动农村居民学以致用，真正改变行为模式；二是适宜外部金融环境的构建，教育金融常态化、创新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加大促进农村金融能力协调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农村金融能力协调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 1.4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1.4.1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以金融能力测度、金融行为、影响金融能力的因素及增强金融能力措施的研究为重点，查阅国内外有关金融能力和农村居民金融能力的文献资料，力求对已有的研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2) 规范的分析方式。目前学术界的研究重心主要围绕金融素养开展，对金融能力的相关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本文在研究世界银行金融能力测度框架基础上，讨论合适我国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测度指标体系，构建了四川省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测度指标体系，为后续研究我国关于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测度指标体系提供参考。

(3) 实证分析法。通过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 2019 年度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统计与整理，采用得分加总法对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对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检查法进行检查，使本文的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1.4.2 研究思路

根据前文关于金融能力及金融能力影响因素相关研究成果，本文深入分析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根据论文的研究目的，本文使用理论分析、实证研究与数据支撑相结合的结构。首先整理与金融能力相关的研究文献，通过对金融能力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借鉴世界银行金融能力测度的框架，搭建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的测度指标体系。其次，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2019 年度的微观数据，设计了 12 个相关问题，分别从金融知识、金融技能、金融行为、金融态度 4 个维度进行分析，采用得分加总法计算四川省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现状。再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准确测度四川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水平的基础上，对农村居民金融能力的影响因子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水平受哪些因素影响显著；随后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因子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最后，在金融能力的因素影响相关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从而提高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水平提供可借鉴的对策及建议，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本文技术路线图如下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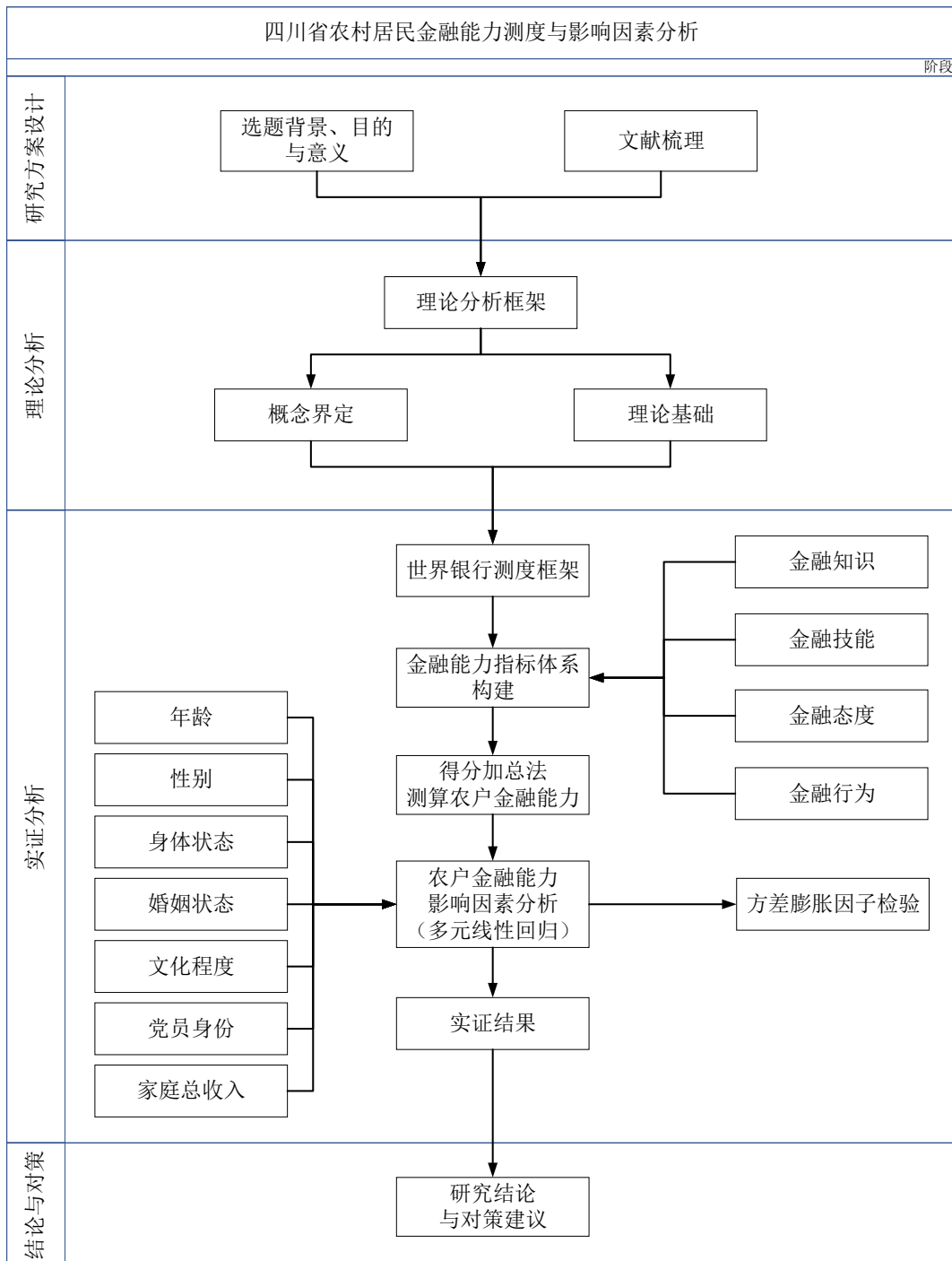


图 1 技术路线图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关于农村居民金融能力的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还不是很多。本文以四川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希望能在中国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发展问题研究方面，对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发展问题提供有益的补充。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构建了关于四川农村居民金融能力的测度指标，虽然有些国外的研究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区分，对不同人群的金融能力进行了考察，但单独研究农村居民金融能力的文献资料较少，目前我国学者对农村居民金融能力的研究也处于摸索阶段，因而研究主题相对比较新。

二是目前我国关于金融能力的测度指标相对比较简单。已有的金融能力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居民回答的三个金融知识问题—利率、通货膨胀和投资风险的考查，考察的指标不多，结果缺乏一定的说服力。本文以四川省农村居民作为探讨对象，参考世界银行金融能力测度框架的基础上做了更加全面的指标评估，从金融知识、技能、态度及行为方面选取利率、复利、通货膨胀认知、经营贷款使用、运用能力、互联网金融运用、风险态度、储蓄偏好、未来规划、资金管理、长期规划以及了解金融信息变化共计 12 个指标来测度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发展现状，旨在为提升四川农村金融能力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 1.5.2 不足之处

四川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相对落后农村地区的农村居民，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低，较少涉及金融相关的产品与服务，因此在评估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发展现状上，获取全面的数据可得性比较困难。通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2019 年度实地调研数据，保留四川省农村地区有效样本数量共计 846 个，本文可能还存在以下两个不足之处：（1）在对选择测度金融能力的二级指标进行赋值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文章采用分数加总法计算得出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平均得分只有 6.05 分（总分 19 分），金融能力偏低。（2）本文所用资料为截面资料或近似截面资料，个别不可观察的差异对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得分可能产生一定影响。

## 2 金融能力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根据已有国内外文献资料的研究，本文将金融能力定义为个人具备的金融知识、掌握基本的金融技能、良好的金融意识、具备适宜的金融环境以进行金融行为。

从核心词“金融能力”出发，本章从金融能力概念界定和相关理论基础两方面展开介绍，为后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 2.1 金融能力概念界定

在 2007 年 Atkinson 提出金融能力的概念，将个人的内在特征与外在环境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包括知识、技能、意识以及行为等在内的四个维度<sup>[2]</sup>。在金融能力的具体定义上，Johnson（2007）认为金融能力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涵盖了个人金融知识、金融技能、行为动机和实施的自信心，并且这些方面都可以产生相应的金融行为；另外一个方面，包括外部环境的机会，让个人有机会获得金融服务，接触更多的金融产品的机会<sup>[12]</sup>。在 Sherraden 的金融可行能力理论中进一步将金融能力定义为个体具备相应的知识、技能、意识和动机。Wallis（2014）等在研究 Sen 的可行性能力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即将拥有相关金融服务的使用权和参与金融活动的机会，进而实施金融行为和实现金融福利的能力，这是一个覆盖面更广的金融能力的概念<sup>[22]</sup>。

目前我国对金融能力的研究时间较短，界定不够清晰，和金融素养仍存在混同的情况，而对人们处理金融事务的能力，通常是学者们以金融素养作为衡量标准，特别是我们国家对消费者的金融知识、金融素养、金融能力的发展重视程度较低，如：杨帆（2014）编排了一份《金融素养测量表》，该金融素养测量表包括了四个层次，分别是金融态度，金融知识，金融意识和金融能力，涵盖了居民的储蓄偏好，信用贷款，投资理财，参与保险情况四个维度总共设计了 20 个专题，其中 40%是与金融相关的知识板块，20%是对居民的金融能力、态度和意识的得分考察<sup>[42]</sup>。王宇熹、范洁（2015）通过问卷调查的形

式，测量上海市区消费者的金融素养，从利率、通货膨胀、分散风险、时间价值、股票理念等方面来判断居民是否金融规划清晰<sup>[36]</sup>。尽管学术界大多研究主要围绕金融素养进行，但也有部分学者们开始研究认为金融能力不仅包括金融知识、金融技能行为等，还包括有机会获得参与金融服务的机会，更有效的实现金融福祉的能力。

## 2.2 金融能力理论基础

### 2.2.1 Sen 的可行能力理论

可行能力是指将个人所具有的各种功能活动相结合，在整体发展趋势上具有实质性的自由（Substantive Freedom）。Sen 提出：评估社会是否成功，评估人们是否取得可行能力，应当以人们拥有的实质性自由为依据<sup>[26]</sup>。她认为，人类之所以总是希望获得更多的回报或者资产，并不是因为回报或者资产本身就是值得我们期待，而是因为一般情况下，更多的回报或者资产能够让我们获得更大的自由，从而具备更多的可行能力。

Sen 的“可行能力理论”指出要实现个人可行能力的发展，必须保证行为自由、决策自由以及机会自由等三个方面的权利，而这些自由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所均等享有的。可行能力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人拥有更多可替代的功能活动的机会，也包括获得那些未被选择的机会也同样重要。基于 Sen 的可行能力理论，本文重点考察农村居民是否获得平等的就会参与金融产品与服务中来，在金融行为、金融决策中是否具备整体发展趋势上的实质性自由，使本文能以更为全面的视角评估四川省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现状。

### 2.2.2 Nussbaum 的核心能力理论

Nussbaum 基于 Sen 的可行能力理论，产生了核心能力理论<sup>[18]</sup>。她指出每个人应当由可以得到的机会多少来定义是否拥有能力，而不是用一些太过宏观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小进行衡量。Nussbaum 认为机会和运用两个维度是能力的特征。一方面，能力理论应当注重每个人能力的培养，将现实生活中的每个

人作为培训对象。Nussbaum 还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平等获得足够的的能力，而那些能力较低的人也应该获得该能力，并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来提升能力。另一方面，Nussbaum 指出“能力”的重要性体现在，如果人们只是被给予了足够的的能力，但不能将能力运用在现实生活中，也不能体现出能力的价值，我们也不能说这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由此 Nussbaum 强调能力的运用需要人们生活中得到体现，其拥有的能力才是有价值的。这两个特征提供了促进人们发挥能力两种方式：培养人们的内在能力和营造外部环境。

综上所述，每个人都应当拥有平等获得能力的机会，并将被赋予的能力运用呈现在日常生活中，结合将 Nussbaum 的能力理论，本文在测度四川省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时，对农村居民将掌握的金融知识是否运用在金融行为进行了考察，设计了更加全面的测度指标。

### 2.2.3 Sherraden 的金融可行能力理论

Sherraden 发现，尽管在金融市场中较低收入的居民家庭面临的挑战更多，但更低收入的居民家庭并不代表在金融市场上缺乏生存能力。相反，低收入的家庭通常会利用网络平台、家庭成员、社区网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等各种渠道参与到金融市场中，且低收入居民家庭也会选择可替代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满足自己的金融需求，同时做出更合理的金融决策。这也说明，仅从收入和资产两个角度来衡量个人金融能力，把居民家庭收入的多少作为一个准确的指标是不够准确的。她提议把人放在一个社会大环境里面，将个人的金融能力看得更加全面，但在金融不稳定、不平等的问题愈加凸显的时代，许多较为欠缺金融知识的居民家庭不仅面临金融知识掌握不足和金融技能缺乏两大挑战，而且他们缺乏参与金融服务的机会。因此，她认为居民家庭需要金融知识和金融技能来建立金融安全，才能打造有助于增加金融福祉的金融保障。

在研究 Sen、Nussbaum 的能力论基础上，Sherraden 将“金融”加入了能力论的考察，她提出了“金融可行能力理论”<sup>[20]</sup>。Sherraden 将金融可行能力理论定义为：个人拥有的能力与外部的机会相结合。一是人们为了选择适

合自己的理财产品，应该具备金融知识与技能。二是结合外部环境的考虑，完善适合老百姓和金融机构交流的金融渠道，能够让老百姓得到比较好的金融建议。综合以上研究分析，该理论在能力理论中丰富了对机会的认识，为本文构建金融能力指标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 2.2.4 行为经济学相关理论

### 2.2.4.1 曝光效应

曝光效益是指人们对自己所了解的事物会更加偏向，著名心理学家 Robert 曾研究指出，曝光效益是一种心理现象，只要某事物重复出现就能加深喜欢的程度。在某一项测试中发现，重复多次的单词和只重复一组的单词相比，被测试者更倾向于接受重复多次的单词，而通过对汉字、多线形图像等对被测试者进行测试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所以在金融教育中，我们也可以通过不断重复的金融知识来增强农村居民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熟悉程度，从而推动农村居民金融需求，提升金融能力。

### 2.2.4.2 社会影响

社会大环境对人的行为和喜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人的行为也会受到他人的行为、喜好的影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指出人的行为，是可以经过观察他人的举动就能学到的，进而对自己的行为产生影响；社会心理学家西阿尔迪尼(Cialdini)认为，通过观察和模仿别人的做法的方式，人在纷繁复杂的情境中，人们会下意识地学习如何更好地处理事情；Kumar 等（2008）研究发现，人们在做出储蓄投资决定时，会设想和自己一样的人在相同条件下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储蓄投资决策，会促使自己做出更优质的储蓄投资决策<sup>[8]</sup>。

人的决策也会受到很大程度的社会认同感的影响。在社交活动中，人们最终会选择从众，若做出了与别人不一样的选择，很可能面临的压力很大。Kubik 和 Stein（2005）的研究发现，与非社交家庭对投资股市的需求较小相比，经常社交的美国家庭参与股市投资的可能性更大<sup>[10]</sup>。Kumar 等（2008）通过研究也认为，社区股市平均数会对个人参与股票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8]。同样道理，在金融信息不确定的金融市场中，某个个体做出的金融决策就会对别人的金融决策产生影响，所以很容易形成一种相互模仿，相互攀比，相互照应，甚至影响到整个金融大环境的结果。我国农村社会基于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熟人社会”，在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上，这种社会影响更加突出，更易形成相互模仿、相互对照的结果。

#### 2.2.4.3 行为偏差

研究表明，神经系统的快速反应会在特定条件下对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非理性的情绪可以影响人们所作的决定，例如：在投资决定中，人们最发自内心的反应往往是在发生碰撞时所产生的非理性情绪；而在情绪较佳的情况下，人们还会做出乐观判断，因此人的情绪会对人的态度、人的意识造成行为偏差。

20 世纪 80 年代的心理学家开始测度人的行为会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偏差。当人看到一个字，思维立刻就改变了，而且这个改变是可以观察出来的，很多相关的字也会同时被激发出来，这一点在德国一所大学做过的实验中已经得到了证实，如果你首先想到的是年老，那么你的表现就会像上了年纪一样，而且行动速度会变得很慢，即你的行为和感受有时会受制于你自己甚至意识不到的事件。这个理论可以迁移到农村居民对养老的规划，例如：当人们对自己的晚年生活有更强的信心时，他们的金融资产就会管理得更好，金融能力也会更强。因此，在构建金融能力测度指标体系时，增加了对农村居民对养老规划态度的测度指标。



## 3 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不同学者各有侧重地对金融能力的衡量标准进行了选择，现有的研究对金融能力的测度指标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解。本文在四川省农村金融能力测度指标建设中，为确保测度结果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在参考在世界银行提出的四项测度指标的基础上，考虑到我国国情需要考虑的特殊因素，构建了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测度指标体系。

### 3.1 世界银行金融能力测度框架及借鉴

金融能力的内涵广泛，国内外学者大多根据研究主体的具体情况，对金融能力的测度维度有所差异。2013年，世界银行通过研究各国居民的金融能力指标体系，对各国金融能力指标体系进行了概括总结，提出了比较全面的金融能力衡量框架<sup>[24]</sup>。该金融能力测度框架涵盖了四个维度：金融知识、金融技能、金融态度和金融行为，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表 1 世界银行金融能力测度框架<sup>2</sup>**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金融知识	通货膨胀、利率和风险等基本金融知识运用；
金融技能	计算能力（如物与物交换的换算能力）；阅读理解能力
金融态度	投资、借贷、储蓄的态度；对未来的态度；对老年计划的信心；
金融行为	日常资金计划；长期规划；选择合适金融产品；寻求金融指导意见

世界银行认为，将金融知识、金融技能、金融态度和金融行为等作为一级指标，是比较全面的衡量金融能力的测度框架，该测度框架中的一级指标也符合用可行能力看待金融能力的视角。但该测度框架在概括性和广泛性更强的同时，世界银行将测度框架中的二级指标同时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sup>2</sup> 资料来源：国家数据库网站资料整理

国家，而对各国国情的特殊性考虑得会少一些。本文遵循了世界银行金融能力测度框架的四个维度作为四川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测度的一级指标，并根据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调整了二级指标。

## 3.2 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居民进城务工已是常态，大多数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非农产生，不仅靠传统农业来创收，还需要务工进行创收。但四川省属于农业大省，大部分农村居民为保障日常生活所需，仍以自收自支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 3.2.1 构建金融能力测度指标体系应考虑的特殊因素

四川省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指标体系的二级指标，在世界银行居民金融能力测度框架的基础上，根据以下五个原则进行了部分调整。具体如下：

#### 3.2.1.1 测度指标简单化

金融能力测度问题简单明了，减少了使用繁杂难懂的专业词汇。农村居民大多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对传统农业生产活动比较熟悉，普遍接触金融教育较少，对金融相关的一些专业词汇难以理解，因此在对农村居民的金融能力进行测度时，减少了对专业词汇复杂难懂的表述，对测度指标的设计也比较容易理解。

#### 3.2.1.2 测度指标与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相关性

保证金融能力测度指标与农村居民日常涉及的金融决策问题相关，使得指标不是特殊情况，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代表性。关注农村居民的基本金融需求，从而根据农村居民目前的金融需求状况，对二级指标进行调整。例如：农村居民基本上较少涉及信用卡、股票等方面的金融需求，本文在选取测度指标时对二级指标进行了修改。

#### 3.2.1.3 测度指标规避重复的简洁化

对各种指标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处理,选取有代表性的、相互独立的指标,避免选取交叉重复的指标,使指标简明扼要,提炼所选指标的含义,从而获得更为全面的测度体系框架,使测度结果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例如:一些文献将复杂与简单的计算能力区分在测度金融技能上,本文认为两者关联性较强,所以只涉及到测度计算能力这一项。

#### 3.2.1.4 农村金融市场的结构特征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在城乡二元结构、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高度分割农村金融市场、边缘化农村金融等背景下,面临的挑战更多。因此,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不是正规金融机构可以顾及到的,所以在中国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得到了发展,农村居民大多会选择民间借贷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朋友、亲戚之间的借贷来筹措资金。由此,在四川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测度指标中,增加了经营性借贷使用情况的指标。

#### 3.2.1.5 本地的金融服务水平

农村金融服务主要指的是农村金融机构向当地农民、中小公司及地方政府提供贷款、存款、结算、保险等一系列金融活动。经过多年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初具雏形且不断完善,基于提供者的不同,可将金融服务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商业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另一类是民间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四川省仅 11%<sup>3</sup>的农村居民家庭拥有金融服务,而 89%的乡村居民并未得到金融服务,农村金融服务水平还是十分薄弱,所以在选择指标中增加了农村居民对互联网金融使用程度的指标。

### 3.2.2 四川省农村居民对金融信息的需求现状

从农村居民平时对经济、金融等各方面的信息关注程度出发,研究四川省农村居民对金融相关信息的需求现状。具体选项和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sup>3</sup>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与研究中心 2019 年度实地调研数据。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76043104032010035>